

# 挑水巷的岁月记忆

◎ 童海报 文/图

说起挑水巷,老昭通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不管是拄着拐杖的耄耋老人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孩,就是远道而来的客人,有事没事,都会去走一回。

挑水巷(曾称铁匠街)呈“Y”字形,东面有两街口与北正街相接,其中一条出口就在辕门口附近了,西边则与崇义街相通。

站在北正街北侧入口,巷里静悄悄,一幅广告牌悬挂着,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它在提醒我,这有一家改衣铺,若有需求可到此解决。今晚除了没有风,和任何一天的夜晚都一样。窄窄的弄堂里热气尚存,还未完全散去。地面是由一块块油光发亮的古石铺就,生出一股凉意,就着星星发出一道暗光,

将人带入小巷深处。

过去,小巷的路石与现在的石块略有不同,由于改造有几段是混杂的块石,过去的全都是由一块块长方形规整、坚硬的大石缝隙交错铺砌起来的。年长日久,那地面石头被骡马脚上的铁掌划出深深的印坑。清晨那骡马铃声及“滴答滴答”踏石声,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宛如一首晨曲在巷子附近回荡。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,那地面都是湿漉漉的,有阳光也好,无阳光也好,也都是闪亮的。下雪了,地面不会积雪,被那晃出水桶的水融化了,被挑水人的脚步融化了。

越往里走越黑,就像时光隧道,也把人带到从前。挑水巷人杰地灵,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,也是个充满神奇故事的地方。这出了个实实在在的农民起义之女帅谢华瑶(《中国近代战争史》有记载,战争之地各县志也都有记载),其具有超凡的意志力与指挥力,身先士卒,成为太平军中为数不多的女将。实为中华之杰,也是昭通史上传奇的人物。想到此,心里起了敬意,也不觉得那么热了。拐个弯,有窗户透出光亮,低矮的房子内有人生活在里面,也许正在喝着小酒、看着电视,解除一天的疲劳。生活有时就是这么简单,快乐来自一杯酒,或一瓶可乐。

左侧一片空旷,被高高的蓝铁皮围着,一幢古屋挑檐冲天。走近看到门牌38号。新中国成立前是广东会馆,成立后是昭通衡器厂,没有错,边上还立着文物保护的标志。那一片空地是2011年5月20日一场大火引起的,周边十多户受灾,其中十户居民住宅全部化为灰烬,广东会馆也有一部分被烧毁。会馆大门部分有较高的山墙相隔,因扑救及时,得以保存下来。此时的这面墙,就像英雄一样矗立在那里,歌颂着建筑师的功绩。

据记载,广东会馆建筑面积1173.78平方米,占地面积1198.17平方米。站在会馆外看到后面的房屋已经开始进行保护,屋顶有彩钢瓦遮盖起,让其不受风雨之苦。有幸啊,实物在历史在,这是看得见的历史。但看到这,总觉得有什么不妥,好像缺了什么,往回走了几步,疑虑在心中消除。原来在前戏台与后房之间的一栋三层楼没有了,才显得那么空旷,所以那挑檐看上去那么显眼。

这片区居住的多是匠人,靠着手艺吃饭的人,一代传一代,至今已几代人,有的已经说不清楚,只知道爷爷的爷爷就在这儿做这营生。大人进城必到挑水巷,那里有各式各样的

家什,让人信得过的家什。随行的孩童连蹦带跳,跑到邻近的馋嘴街(过去也叫铜匠街,现为崇义街),买上一串糖葫芦、一个烧洋芋,喝上一杯冰凉的木瓜凉粉。

正因为此地为市中心地带,人流密集,这里还聚集了许多代写文书之人,可以说几乎什么都写,诉讼案件、申请举报、合同协议、欠款追赔等等,还能代请律师,更牛的还可代编论文。在以前识文断字的人不多,写封家书都很困难的年代,在这能够解决许多人不识字的难题。看到这些代写铺,让我想起了北宋中期的杜衍。少时贫困,曾以帮人抄写文字度日,后及登,至太师,封祁国公。再想代编论文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人生变幻无穷。这里还有些旧书摊,收进卖出维持着简单的生计。曾经有不少文物级的东西在这里被人淘走。

走进挑水巷,与一老者边聊边走,问原来的水塘子在哪里,说是在顺城街与馋嘴街之间。在馋嘴街与挑水巷三岔口,一位配钥匙的老者确定水池的位置即现在的“百衣汇”的位置。那是个长方形的石砌水池,叫法不一,有人叫水塘子,也有人叫大水塘。此水来自大龙洞,流经二十五孔桥,进入昭通城。水池被填掉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。水塘子因通了自来水后,渐渐荒废。“红旗旅社”兴建,就把水塘子给填了。这水在雨天还是会有点浑浊,比起东门的水池来说,这边的水比那要干净多了,每天人来人往,挑水的人不断。

据资料,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扩建利济池,用条石镶砌。池深2.33米,周长129.33米,面积641.2平方米,可容水1490立方米,更名“下水塘”。而明渠是1943年建成。10公里长的明渠从大龙洞引至八角亭,流入八角亭水池,上水塘、下水塘供城内居民饮用。由于明渠水质得不到保证,新中国成立后又建了封闭式的水管输送。水管接通后,水池慢慢失去了用户,偶尔只有人洗洗东西了。

此地为昭通城市中心,街面富户也多,日常用水都由挑水的人来承担,这些人也就成了专职挑水卖而谋生的人。不用说,每个职业都有其操守,他们每天清晨都会按时挑到固定的客户家里。

曾经的挑水巷,是典型的老巷生活,宽不过三米,

挑水巷的时光痕迹。

两边不整齐的老房子,构成了挑水巷的小巷风情。虽然如今已不再是昭通最热闹的地区,却仍残留着一抹曾经繁华的影子。如今小巷仍在,有旧字画旧书摊、代写、裁衣服装修改、刻章、小百货、手机出售、贴膜、维修和音乐下载、美甲、各种特色小吃、五金铁器、修锁配钥匙等行业。许多历史遗迹都已不复存在,实属可惜。2010年,地方政府对挑水巷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重修,为二层钢筋混凝土框架楼。

从一条巷的历史可以窥见一座城市的历史风貌,历史总是与人与物相联系,一定时期的人,促成一定历史时期的事。细细品味,很是有劲,很有回味。

时下,昭通古城一些重大文物保护工程相继开始,抢救性的保护工作陆续开展,当这些古建筑恢复之时,这座城市将非常壮观并具有历史感。

见证岁月变迁的挑水巷。

# 永善文化先贤孙谦

◎ 黄桦

孙谦,原籍江苏淮安人,清乾隆初年进入永善,从雇工做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凭一篇即兴创作之文,名声大振。之后,他应好友邀请,四处办学育才,传道授业,教授弟子众多,是当地办学最前者,创造了从清乾隆中期到民国期间一百五十年永善教育辉煌。

## 怀才深藏不露 奇文惊绝四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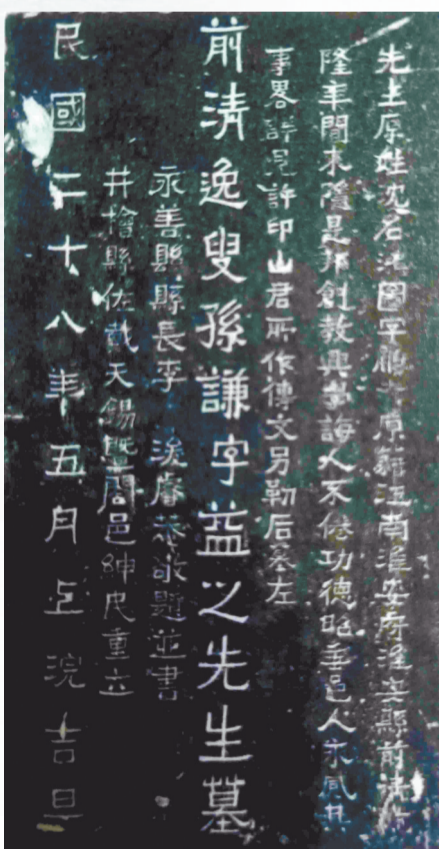
初到永善时,孙谦在榆溪一李氏地主家当雇工,平时沉默不语,只知拼命干活。当时,人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世,只把他当作远方流落到此的难民。

有一天,李氏一位远方亲友病故,准备写祭文吊唁,四处寻找文案先生,但在方圆百里内都无此类人物。在万般无奈之下,李氏只好由家庭教师代笔。连续多日,家师提笔难下,坐立不安,似有难处。孙谦主动向李氏说:“待我试试。”李氏开初讥笑他太狂妄,但看他神色自然,似胸有成竹,像写文章的人。因急需祭文,便安排人准备笔墨纸砚,让孙谦试试。只见孙谦欣然提笔,不一会儿,便落笔千言,其文辞优美,催人泪下,旁观者无不称赞。

李氏带着孙谦起草的祭文连夜赶到四川叙府(今宜宾)亲友家参加丧礼。当展开祭文时,在场的文人雅士纷纷围上来,品读再三,皆称为奇文,追问作者何许人。几天后,一个叫葛张的饱学之士慕名而来,表面说是拜访孙谦,实际上主要想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孙谦,结果二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此后,孙谦在李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,不让他再做什么苦力,专门腾出几间房子,让其任家师,还在家族中专门挑选了几个机灵聪慧的幼童跟着孙谦读书习字。孙谦开始了传道解惑的教育生涯。

## 知音盛情邀请 井田办育人

祭文引发的这次“意外”收获,让孙谦



孙谦墓碑拓片。

声名远播。于是,方圆百里的官宦人家、商贾大户纷纷前来争相聘请孙谦外出任教,孙谦都婉拒了。不久,孙谦应一些百姓要求,在榆溪集镇进行教授。因其知识渊博,教育有方,投在他门下的人越来越多,孙谦也一概收纳。几年下来,当地办学条件远远跟不上弟子的扩展速度,看着有些孩子入不了学,孙谦甚是着急。这时,葛张再次登门,重金聘请孙谦办学教书。为了培养更多人才,孙谦欣然应允。

孙谦讲学场所并非固定的一个地方,会在学生集中的地区,择地开讲,不拘条件,形式灵活。孙谦讲学时,听说当地有一个叫蒋仁阔的孩子,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,但因家里一贫如洗,读书上学更不敢奢望。于是,孙谦将其收入门下,并包揽了所有生活开支,让其专心读书。后来,蒋仁阔通过自身努力,成为贡生,条件明显改善,迎请恩师孙谦到家中进行奉养。

孙谦对永善教育事业投入了毕生精力,在他执教30余年里,往来于乡村之间,教授弟子以千计,是当地办学最前者,被公认为永善的开学先师。他舍得投入,所积累束修(薪资)超万金,除置备简单的生活用具外,其余全部捐助乡人。他在永善的榆溪、吾都、井田、新拉、白沙等地都修建有文昌庙(官),还设置义田、学院、乡会试路费田。他设置的义田,多为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;设置的路费田,专门为贫苦学生解决应试的费用。旧《云南通志》载,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62岁的孙谦等人倡捐了永善县学宫,未言捐出多少,估计不是小数目。另据《文化昭通·永善》一书中《文化奇人孙谦》介绍:“他在永善办教育,受他教育恩惠的人非常多,致使文风蒸蒸日上。自他办学之后,永善科举之风逐渐兴盛,至清末,永善考中进士5名,举人58名,秀才、贡生若干,在乌蒙地区首屈一指。”

## 带领门下弟子 编撰永善县志

除了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,孙谦对永善的另一个重大贡献,是组织门下弟子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编撰了清嘉庆版《永善县志略》。据《涟水日报》刊发的《孤禽避飞——隐士孙谦先生传略》一文介绍:嘉庆版《永善县志略》于嘉庆八年(1803年)7月完稿,仅有手抄本。这一年,孙谦

73岁,弟子们各有分工,按照其要求搜集资料,撰写初稿,最后由孙谦考订统编。这本志书较为系统、全面地记载了永善从清雍正六年(1728年)建县到嘉庆八年间的历史和现状,是永善历史上第一部志书,除卷首有序文、征言、凡例、图考、气候等内容外,还分为沿革、学校、名宦、艺文等4卷,全书近9万字,门类和体例齐全。该书成为当今了解和研究永善古代历史的县情书,也是后人修史编志的重要依据。

在修县志的艺文志部分,孙谦主动要求删去自己的所有文章,弟子们考虑到老师创作不容易,便轮番做工作。最后,孙谦只同意收录其中的吟咏诗十首,分别为五律二首、七律二首、七绝六首,录其中七律一首如下:

### 五莲峰

漫将五老说仙踪,涌地莲花结障重。翠拔千寻排玉笋,浓添几朵簇芙蓉。云连峻壁蓬莱顶,香满岩峽太华峰。一片岚光青未了,何须微雨洗山容。

孙谦晚年由恩贡生选授元谋县教谕,但他以年老为由拒任,于道光三年(1823年)癸未元旦去世,享年九十岁,丧事安排在佛滩三关蒋仁阔家操办,数百名弟子闻讯从各地赶来,个个披麻戴孝。弟子均争迎孙谦灵柩回本乡安葬,久争不决。这件事越闹越大,最后讼至永善县衙,面对这样一起“奇案”,知县一时也难以定夺。

第二天,知县提出一个“民间调解”的折中方案,即由县衙派出一位代表牵头,再由七乡各自推选出一位长者,组织一个议事班子,经协商议,最后决定将灵柩运至其生前最集中,教授时间最

长,投入精力最多的井田安葬。同时还约定,每年先生忌日,弟子齐聚井田祭奠,其余弟子各建先生祠堂就近祀奉,这样争论才得以平息。一年一度的祭祀仪式隆重举行,每逢重大活动和清明节,永善的弟子都要到孙谦墓前祭扫,多数弟子家里供奉有孙谦牌位,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。

孙谦终身未娶,故无子嗣,对于其身世之谜,门下弟子和当地百姓也多有猜测。每当有人问起类似问题时,他却只字不提。先生临终时曾告诉门生,他本姓沈,名鹤鹏,又云翥,因家受灾,离家数千里,只为讨口饭。

## 历经几代辗转 事略终见天日

时间来到清光绪八年(1882年),一个名叫许印芳的举人,任永善县教谕。他听到许多关于孙谦的传奇故事,十分感兴趣,于是专门花了四年时间遍访永善境内,将所收集来的资料整理成《永善县井田乡揭吉孙先生事略》,全文千余字,因怕《事略》遗失,便将此文交给一个姓陈的好友保存。经过几代人的精心收藏,这篇极其珍贵的文章辗转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永善籍教授邓子琴手中。1983年,时任永善县县长徐信昭赴重庆学习培训,邓子琴教授将珍藏多年的《永善县井田乡揭吉孙先生事略》亲自交到徐信昭手里,使得孙谦事迹重新为永善人所知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永善县井田小学附近有一块当地群众用来洗衣的石碑,上书:“前清逸叟孙谦字益之先生墓”,同一面上书:“先生原姓沈……前清乾隆年间来隐是邦,创教兴学,诲人不倦,功德昭垂,邑人永感,其事略详见许印芳所作传文,另救后墓左。”原碑已不知去向,此碑高1.2米、宽0.6米,为民国二十八年(1939年)五月上旬重立,时任永善县县长李俊敬题并书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